



暖暖的情愫

◎澜波

当飘忽不定的心思
停靠在泛红的槭树上
周围的一切喧嚣
隐遁进叶脉的细纹
生命的力量随风
在这个初冬转场

不畏无情寒冷
用力地相迎相送
树林上空簇拥的绯红
正挤过岁月微小的缝隙
碰撞充足的温暖与念想
求证人世的欢愉更有意义

水做的城市

◎朱洪海

如皋没有山,但水资源足够丰富。在一马平川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上,河道纵横,水网密布。早在《春秋左氏传》的竹简记载中,如皋人就已在此傍水而居,生息繁衍。

如皋人对水始终抱有别样的深情。

传说上古时代曾有一条巨龙在这片土地上游过,留下了九十九道湾全长27.8公里的龙游河。龙游河,作为如皋的母亲河,哺育了一河两岸世代更迭的生灵。如今,在157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分布着347个村居,居住着145万人口。人们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生活得富足而又祥和。

沿龙游河,众多古树名木千年不败。其中最负盛名的,当属九华镇赵家园已有1300多年树龄的古银杏。在“如皋印记”城市明信片上这样描述:“冠展如盖、枝叶繁茂,巍然屹立、蔚为壮观,历经岁月洗礼,见证沧海桑田。”每年深秋时节,满树黄叶自成风景,引得众多游客纷至沓来。

只有对水抱有虔诚的感恩之心,才能更好地享受它的滋养。20世纪80年代,龙游河城区段受工业废水、生活垃圾入侵,变成了实实在在的“龙须沟”。2013年,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科学论断指引下,累计投入两亿多元,清理垃圾两万多立方米,恢复水体五万多平方米,这里华丽变身成为风景如画、游客如织的“古城外滩”。

建成后的龙游河生态公园对市民免费开放。晚上,漫步公园,树影婆娑,小桥流水,人来人往。在音乐喷泉的乐声中,市民或起舞或漫步或锻炼。龙游河生态公园的建设,不仅为市民提供了锻炼休闲的场所,还将源头活水引入主城区,为城区水系畅通打下了基础。

如皋主城区水系中,最让人引以为豪的当数内外城河。

两道城河一内一外,一方一圆,形似古钱币,人称“双环河”。内城河,又名玉带河,始建于隋代,东起东水关,北迄北水关,总长2300多米。外城河,又名濠河,明代开凿修建,四面环城,完整一圈走下来足有五公里。

内外城河综合整治始于21世纪之初,河道疏浚、河坡绿化、水质改善,一系列举措让内外城河变成了小城一道亮丽风景。每当夜幕降临,五彩的灯光亮起来,水光潋滟的城河如同两条彩带,镶嵌在古城中央,见证着小城人别具一格的水边生活。

因为有了河,城内桥梁变多,丰乐桥、益人桥、健康桥……29座桥梁,形态各异,一座一座架设于盈盈水波之上。这里的每一座桥上都有每一处的风景,水与桥彼此映衬,常常带给人们更

多的审美体验。

桥不仅具有实用功能,也承载着太多文化意义,留给后人无尽遐思。“愿天常生好人,愿人常行好事”。位于东大街迎春桥上的这副对联,既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也是对做人做事的劝慰,多少年来默默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如皋人的心田。

一个完整的水系,必须要有湖泊作为缓冲,河湖相连,互为依托,是为最佳。在小城如皋的东南一隅,有一处占地1250亩的龙游湖。龙游湖本是宁启铁路复线工程的定点取土坑,后根据生态环保的原则进行了开发利用,引入龙游河河水,打造成一座开放式水文化景区。

龙游湖水体清澈,长期保持国家二类水质标准,有丰富的鲢鱼、鲫鱼、河虾等水产资源。首届龙游湖捕鱼节上,捕获了1.1米长、52斤重的“鱼王”,被爱心企业家以20万元的价格竞拍成功,为慈善事业做出了一份独特贡献。环湖900亩的景观带中,绿化覆盖率达87%,是白鹭、天鹅、野鸡、水鸭、野兔、刺猬等野生动物的乐园。

走在湖边,夕阳廊道、清风亭、明月台、龙须栈桥,移步换景、景随人动,就这么走着看着,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又都可以不想。其独特的生态特质提供了大量拍摄素材,引得众多摄影爱好者长期在此蹲点拍摄创作。

天上白云飘荡,湖面波光点点,湖心智岛、慧岛两座小岛草木葱葱、遥相呼应。这样的湖是生态修复的完美艺术品,就像一个神奇童话,小城如皋悠远的昨天和灿烂的明天,都荡漾在它缥缈的水波中。

临水而居,枕河而眠,静听水声,闲看落花。或许正是因为水的长期浸润,小城如皋在历史的变迁中不事张扬,却从不缺席,在岁月的打磨下柔顺悠长,却久而弥坚。

《江苏省乡土志》记载:“如皋因滨于海洋,受海洋影响显著,无酷暑剧热,温和湿润,最适宜于人之生存、物之繁殖。”水文化对这座城市的滋养,生态环保理念对这座城市的影响,让那些不可思议的画面变成了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寻常日子。2022年,如皋综合实力跻身全国县城百强第19位,有8个镇入围2023年全国千强镇榜单。

中国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学家陈从周曾为如皋写下妙词:“如皋好,信步冒家桥。流水几湾萦客梦,楼台隔院似闻箫。往事溯前朝。”

水带给如皋的,是浪漫的诗意,是一年四季的美景,是自在闲适的生活,还有沉浸其中无以言表的幸福感受。

东山有座莫厘峰

◎宋继高

走马天下

太湖东山有座莫厘峰,就在我客居园子的西边。朋友来了,我还会指着不远处那一片郁郁葱葱的山林,对他们说,你看,那就是莫厘峰。然而,我往来东山三十余载,却不知道,莫厘峰还是一处风光无限的地方,我也不知道,莫厘峰原来很好玩很有趣。直到有一天,友人问我:“宋先生,你登临过莫厘峰吗?你上过莫厘峰顶吗?”我才恍然,惊愕地问:“啊,莫厘峰还可以登顶?”友人说:“可以啊,我前几天到了山脚下,知道有条路可以登顶,要不等我空了,带你去登莫厘峰。”我连连说:“好的好的!”

一日下午,阳光正好。友人带我去登莫厘峰。陪我登峰的还有两名退伍军人。正好,我也曾是军人,当兵早一天也是“老班长”,两个年轻的退伍兵带着我这个“老班长”向莫厘峰进发。

上山的路并不狭窄,全由清一色的碎石铺就。有的路段较陡,登起来虽没有登黄山、泰山那样艰难,但也有几分吃力。沿途有预设的石凳,正好小歇。三歇之后,快到峰顶,见一石门,上书“慈云庵”。石门两边刻有对联,上联是“慈云普护三千界”,下联是“法座高居第一峰”。

步入门内,向前走二十多米,一道寺庙黄法墙突现眼前,“慈航普渡”四个大字映入眼帘。再向前看,一堵更大的院墙庄严肃穆,“南无观世音菩萨”七个古隶直逼眼前。向右再走几步,看见一座不大的寺庙,抬头望去,庙匾题字“观音古道场”,仔细辨认,是西山包山寺当家贯澈大和尚题写的,两边的对联出自寒山寺掌门人秋爽大和尚的手笔:“一切诸苦皆消灭,百福妙相俱庄严”。

也许是冥冥之中神的安排,我们登峰的日子为农历九月十九,这一天,正是观音的出家日。我走进佛殿,虔诚跪下,双手合十,对着慈祥的观音连叩三个头,又许下了心中最美好的愿望。

上山逢吉日,精神分外爽。此时的我们,已身处东山最高峰。一块竖石上,“莫厘峰”三个金色大字赫然在目。

莫厘峰海拔293.6米,在太湖七十二峰中位居第二,仅次于洞庭西山的缥缈峰。相传是隋朝莫厘将军生前居住和死后安葬的地方,因此得名,又因吴国名相伍子胥在此迎母,又名胥母峰。驰目远眺,但见湖水共长天一色,粉墙与黛瓦共存,湖光山色宛若画图,好一派江南风光。

再向远看,天边的远山呈现出淡淡的水灰色,中景的山脉又如略深的徽墨,离视觉最近的又似一大片泼墨。我对同行友人说,此时,稍有一点点绘画基础的人,无须刻意构思,只要铺开宣纸,展开笔墨,如实写生,就是一幅活脱脱的水墨山水长卷。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,所谓的“师法自然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
还真别小看了这莫厘峰。它不高也不雄伟,无法与我前面所列的那些峰相提并论。然而小归小,它旁边的太湖却很大,莫厘峰因太湖而名望不小,引来许多名流俊彦为它写诗作赋。为首的是那个“山中宰相”、一代名臣、明朝大学士、东山陆巷人王鏊写下的《登莫厘峰记》一文。还有人邀请他同游莫厘峰,留下了《与严太守道卿同登莫釐峰》的诗句。清初著名诗人、太仓娄东诗派开创者吴伟业登临峰顶豁然开朗:“始信一生误,未来天际看。”他看到了什么呢?他看到了“乱峰经数转,远水忽千盘。独立久方定,孤怀骤已宽。亦知归径晚,老续此游难”。这首寄情山水的咏怀诗,写出了山湖之美,也倾诉了人生感慨。

莫厘峰,与天地共存,与太湖作伴。山是它的魂,水是它的魄,植被树木是它的衣裳,清风明月是它的伙伴,雨露霜雪是它的常客,电闪雷鸣是它的伴奏。保护莫厘峰,早已写进了历届东山镇政府的报告之中,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,早已化为东山百姓、太湖儿女的自觉坚守,他们将与莫厘峰同在,世世代代守护莫厘峰,守护这片山水。

白与黑

◎陈顺源

紫琅诗会

江海风情